

秋天是一年中的黄昏季,黄昏是一天中的秋时辰。暑退凉生,我尤其喜欢在黄昏时去附近的新江湾公园林子里倾听天籁秋声,愉悦身心。

为什么是黄昏?窃以为,白昼嘈杂,当季天高气爽,宜极目远眺,长空雁行,落霞晚翠,层林斑斓,景色缤纷,目不暇接,多少会有一些影响耳朵的谛听。而在薄暮的朦胧中,无须辨色,喧嚣渐息,听觉自然会变得十分灵敏。

飒飒风穿林,簌簌叶落地,都无不入耳。待夕阳《秋声赋》中情景再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更清亮时,天籁音乐会便如期开场并很快进入高潮。远处,隐约约有鸟啁啾,在返林扑棱中自在啼啾。

风过耳,传来几声蝉鸣,它们集体的合唱节目早已完成,唯有几只留恋天地大舞台的蝉,唱得颤音沉沉,渺渺的,掺了些许凄惶。就在那一刻,我期待的主角争先恐后地发出了鸣奏,声音激越透亮,没有一点愁苦,不是音乐,却是动听的天然好声音,令人沉醉的聒聒!“啾啾”好像来自近侧,“唧唧”又依稀发在背后,“唧唧吱、唧唧吱”轻盈地飘荡在四

周。我侧耳凝听,终于分辨出那熟悉的“铃、铃、铃”,连续不断,好似一串金铃在连续摇动,带着丝丝欢快,十分清脆,那是金铃子在放声高歌。这美妙的天籁之音具有一种无形的穿透力,让人物我两忘。我忽然领悟到,这就好比古人提倡的不时不食的道理一样,聆听四季天

籁,也需要择时。春听鸟声,应在清晨;夏听蝉声,当在午后;秋听虫声,宜在黄昏;冬听雪声,妙在夜里。秋声自带氛围,意境幽幽;如逢下雨,隔窗听滴答作响,偶闻蛩蛩叫,亦可得天籁野趣;黄昏闭目享受,叫人舒爽。

在金铃子洪亮的鸣声中,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来。我曾有十余年从市区到长江边罗泾上下班乘坐通勤车往返的经历。其时,我任车长,有个同事“小胖”（我这样叫了他四十多年,以至于有时想不起他的真名来）,比我小两岁,做过修理工,整天笑眯眯的,喜欢跟我并排坐,谈山海经。他养金铃子有一套,秋冬季直到开年新春,随身的胸口衣

袋里始终珍藏着木制的或牛角制的非常精致的饲养器,里头是一到两只娇小玲珑、全身闪亮、仿佛袖珍型小蟋蟀般的金铃子。下班时恰是黄昏,车在路上,聊了些闲话,人昏昏欲睡之际,那小精灵不失时机地来上一段悦耳动听的鸣唱,一下子叫人扫去萎靡,好不惊喜!我不止一次听小胖说起饲养经,既琐碎又繁琐,但他乐此不疲。也许有人会说玩物丧志之类的闲话,我倒觉得小胖是在雅玩养性,值得赞赏。如今想来,我甚至更加理解了为什么小胖子工作时细致耐烦又认真,是一个会电焊会气焊、会冷作又会钳工的多面手,经他抢修的车辆及工器具,既快又好,有口皆碑。

有雅趣的人有雅量。我还想起一位文友。他兴趣广泛,也养过金铃子。他曾著文披露过一件趣事。有次,他在开车时遭遇追尾,气愤地下车准备找车主索赔,对方也下车迎上来欲争辩。就在这当口,对方口袋里响起了虫鸣声,听到这个“招呼”,文友顿时变得宽容平和,不再去计较对错得失,两人竟若无其事地聊起金铃子来,随后双方潇洒地挥手作别。真是因物沉静,化戾气为和气,甚至可说,颇有名士风度。

趁着夜未央,我沉浸在安宁中,聆听澄澈爽朗的自然之声。有一阵子,身处树林,惬意地享受迷人乐章的同时,鼻子还会嗅到丝丝密密、不绝如缕的桂花香气,更觉大千世界对人的仁慈厚爱,医愚消愁。陆游曾作《秋声》道:“我喜枕上闻秋声”,而我是:人言悲秋难为情,我喜黄昏听秋声。

去山西五台山旅游,我们饱览了美景,更尝遍了面食,当地导游自豪地说:“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山西面食,历史悠久,刀削面在山西面食中很有代表性。

刀削面的由来很有趣。建立元朝后,统治者没收了百姓家中的金属锐器,并规定十户用厨刀一把,切菜做饭轮流使用,用后再交回保管。一天中午,一位老婆子将玉米面、高粱面和成面团,叫老汉去取刀。结果刀已被别人取走,老汉只好空手返回。出大门时,脚被一块铁皮擦了一下,他顺手捡起来揣在怀里。回家后,锅里的水已沸腾,老汉触摸到怀里的铁皮,急中生智道:“用这铁皮试试吧!”老婆子却嘟哝:“铁皮那么软怎能切面条?”“切不动就砍!”这话提醒了她,她把面团放在一块

木板上,左手端起,右手持铁片,站在开水锅边“砍”面,一片片面条落入锅内,煮熟后捞到碗里,浇上卤汁,老汉边砍边说:“好得很!以后不用再去取刀切面了。”

在晋中的平遥、介休、汾阳、孝义等县,不论男女都会削面。到了明朝,“砍面”流传于社会小摊贩,后又演变成了现在的刀削面。刀削面柔中有硬,软中有韧,如略加山西老陈醋,食之尤妙也!

山西刀削面名传天下。大厨一手托面,一手拿刀,直接削到沸腾的开水锅里,可谓刀不离面、面不离刀,胳膊直硬手平,手端一条线,一棱赶一棱,平刀是扁条,弯刀是三棱,可谓“一叶落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那天,我们不仅观摩了正宗刀削面的操作顺序,还一饱了口福。

的璀璨世界里,我把相机或调光圈优先,或调速度优先,拍摄了许多静、动之景。然,那天最令我心动的,是游览快结束时,冰岛导游纳达尔对众人的一番真情告白:杰古沙龙冰河湖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缘于冰川局部消融后大量冰块下泄。近年来冰川消融速度加快,湖中冰块愈积愈多,景色自然更美。但这并非好事,大量冰川融化后,地球将会遭大殃。听其言,我醍醐灌顶:“保地球”比“饱眼福”重要得多啊!人类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把减缓地球变暖变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也许,这是我这次游览“冰的世界”的最主要收获。

张彭鑫

摄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前段时间播出的《潜行者》是一部谍战题材的年代剧,描绘地下工作者生活与讲述那些无名英雄救亡图存的故事时,理应在人物角色的言行设计中体现历史的真实。然而,里面却有一些地方让笔者存疑。

其一,“高薪养廉”?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主任李力行在一次策划的突击行动中,问医生杨俊平,“开纳什车来的?”“托主任您的福,买了个小玩具。”“高薪养廉——咱不用装穷,你的日子过得好,我心里也高兴!”

“高薪养廉”这个词语竟然穿越到年代剧当中,在一个反派角色的嘴里说了出来,太令人惊诧了!那会儿不存在这样的词语。

其二,“共克时艰”?32集中,汪伪76号特工总部里驻扎着负责监视他们的日本宪兵队,领队准尉涩谷来到76号会议室坐定后对与会者滔滔不绝说了一番话,最后要求:“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共克时艰。”言毕,出席者连连点头,发出一片“是是”的应答声……

“共克时艰”是当代新词,是一种缩略式造词方式,且不说当时没有这样的词,就是让这个角色来说这个词,观众恐怕也是接受不了的。这样的硬伤还是杜绝它为好。

由此我想起在年初的另一部谍战剧《信仰》的36集中,出现了“劳动改造”。剧中,刚刚解放(1948年11月2日)的沈阳,迫切需要打击潜伏特务的各种破坏活动。赵云飞去赴胡队长之约,饭桌上,有特务问:“赵哥,军管会做事呢,是吧?”“对呀!我那边跟劳动改造差不多……”从赵云飞特定身份的角度无非是想贬低工作而随意搪塞过去,可要知道,“劳动改造”一词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劳动成为改造罪犯的手段,以期他们走上社会后,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成为一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所贡献的劳动者。剧中人物“穿越”历史,闹了个笑话。

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要想打造成精品,细枝末节都马虎不得。然而这些年,许多剧都会存在这样那样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其实,有些常识,未必需要“专家”才知道。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五前夕,我来到8000公里外处于隆冬季节的冰岛。驱车到冰岛东南部观赏了其“岁数”以万年计的广袤、奇特的瓦特纳冰川,继而游览了该冰川西南端的杰古沙龙冰河湖。驻足冰湖南岸往北观望:呵,好大的阵势!宽广无垠的湖面上,布满密密麻麻、形状各异的浮冰,有的似单山孤岭,从水中突兀而出,高耸挺立;有的若绵延群峰,高低不一,错落有致;更多的如嶙峋怪石,千姿百态。或纯白,或冰蓝,或交织着火山灰的黝黑,或在冰块表面像龟背一样“刻”有匀称的纹理。还时不时见到燕鸥翔蓝天,海豹戏湖水。在冰

湖的璀璨世界里,我把相机或调光圈优先,或调速度优先,拍摄了许多静、动之景。然,那天最令我心动的,是游览快结束时,冰岛导游纳达尔对众人的一番真情告白:杰古沙龙冰河湖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缘于冰川局部消融后大量冰块下泄。近年来冰川消融速度加快,湖中冰块愈积愈多,景色自然更美。但这并非好事,大量冰川融化后,地球将会遭大殃。听其言,我醍醐灌顶:“保地球”比“饱眼福”重要得多啊!人类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把减缓地球变暖变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也许,这是我这次游览“冰的世界”的最主要收获。

张彭鑫

摄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今天反复阅读《论语》,我们当发觉孔子为什么是万世师表。

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论语·述而》篇亦言:“子不语怪、力、乱、神。”指出孔子日常不说鬼神之事。《雍也》篇亦记载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樊迟向孔子问什么是“知”。孔子这样答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意思是指我们尊敬鬼神和宗教,不特别去亵渎它们,但平时做人应远离表面的宗教仪式和鬼神崇拜。孔子是否不知道灵魂和鬼神之事?不是,但他这些说话是针对一般人而言,他本乎人文主义的立场说这些话,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更看重个人道德的修养,这才是为人的基础。

孔子有三千学生,七十二弟子,哪一位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学生呢?《雍也》篇记载了鲁哀公对孔子同一问题。孔子这样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颜回,字颜渊,在孔门中德行排名第一,被孔子视为孔门心法的嫡系弟子,但不幸四十岁便去世,后世尊称

颜回,字颜渊,在孔门中德行排名第一,被孔子视为孔门心法的嫡系弟子,但不幸四十岁便去世,后世尊称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今天反复阅读《论语》,我们当发觉孔子为什么是万世师表。

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论语·述而》篇亦言:“子不语怪、力、乱、神。”指出孔子日常不说鬼神之事。《雍也》篇亦记载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樊迟向孔子问什么是“知”。孔子这样答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意思是指我们尊敬鬼神和宗教,不特别去亵渎它们,但平时做人应远离表面的宗教仪式和鬼神崇拜。孔子是否不知道灵魂和鬼神之事?不是,但他这些说话是针对一般人而言,他本乎人文主义的立场说这些话,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更看重个人道德的修养,这才是为人的基础。

孔子有三千学生,七十二弟子,哪一位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学生呢?《雍也》篇记载了鲁哀公对孔子同一问题。孔子这样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颜回,字颜渊,在孔门中德行排名第一,被孔子视为孔门心法的嫡系弟子,但不幸四十岁便去世,后世尊称

颜回,字颜渊,在孔门中德行排名第一,被孔子视为孔门心法的嫡系弟子,但不幸四十岁便去世,后世尊称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今天反复阅读《论语》,我们当发觉孔子为什么是万世师表。

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论语·述而》篇亦言:“子不语怪、力、乱、神。”指出孔子日常不说鬼神之事。《雍也》篇亦记载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樊迟向孔子问什么是“知”。孔子这样答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意思是指我们尊敬鬼神和宗教,不特别去亵渎它们,但平时做人应远离表面的宗教仪式和鬼神崇拜。孔子是否不知道灵魂和鬼神之事?不是,但他这些说话是针对一般人而言,他本乎人文主义的立场说这些话,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更看重个人道德的修养,这才是为人的基础。

孔子有三千学生,七十二弟子,哪一位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学生呢?《雍也》篇记载了鲁哀公对孔子同一问题。孔子这样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颜回,字颜渊,在孔门中德行排名第一,被孔子视为孔门心法的嫡系弟子,但不幸四十岁便去世,后世尊称

颜回,字颜渊,在孔门中德行排名第一,被孔子视为孔门心法的嫡系弟子,但不幸四十岁便去世,后世尊称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今天反复阅读《论语》,我们当发觉孔子为什么是万世师表。

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论语·述而》篇亦言:“子不语怪、力、乱、神。”指出孔子日常不说鬼神之事。《雍也》篇亦记载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樊迟向孔子问什么是“知”。孔子这样答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意思是指我们尊敬鬼神和宗教,不特别去亵渎它们,但平时做人应远离表面的宗教仪式和鬼神崇拜。孔子是否不知道灵魂和鬼神之事?不是,但他这些说话是针对一般人而言,他本乎人文主义的立场说这些话,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更看重个人道德的修养,这才是为人的基础。

孔子有三千学生,七十二弟子,哪一位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学生呢?《雍也》篇记载了鲁哀公对孔子同一问题。孔子这样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颜回,字颜渊,在孔门中德行排名第一,被孔子视为孔门心法的嫡系弟子,但不幸四十岁便去世,后世尊称

颜回,字颜渊,在孔门中德行排名第一,被孔子视为孔门心法的嫡系弟子,但不幸四十岁便去世,后世尊称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今天反复阅读《论语》,我们当发觉孔子为什么是万世师表。

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论语·述而》篇亦言:“子不语怪、力、乱、神。”指出孔子日常不说鬼神之事。《雍也》篇亦记载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樊迟向孔子问什么是“知”。孔子这样答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意思是指我们尊敬鬼神和宗教,不特别去亵渎它们,但平时做人应远离表面的宗教仪式和鬼神崇拜。孔子是否不知道灵魂和鬼神之事?不是,但他这些说话是针对一般人而言,他本乎人文主义的立场说这些话,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更看重个人道德的修养,这才是为人的基础。

孔子有三千学生,七十二弟子,哪一位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学生呢?《雍也》篇记载了鲁哀公对孔子同一问题。孔子这样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颜回,字颜渊,在孔门中德行排名第一,被孔子视为孔门心法的嫡系弟子,但不幸四十岁便去世,后世尊称

颜回,字颜渊,在孔门中德行排名第一,被孔子视为孔门心法的嫡系弟子,但不幸四十岁便去世,后世尊称



边看边聊



夜光杯

我父亲去世后,我赴安徽临泉县务农,临行前,阿戴特意送了一本他珍爱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四角号码辞典》给我。他说,那本辞典用处很大,到了农村肯定能派大用处。确实如此。到了农村,初中肄业的我,才真正感受到文化的重要性,也可以说,辞典改变了我的人生活轨迹。在农村,与阿戴的联系就靠书信往来,阿戴鼓励我要经受住

劳动的磨炼,并叫我多看辞典,说知识现时或许用处不大,但往后,知识一定有用武之地。我听了阿戴的话,白天农活再累,我也坚持每晚在油灯下看书看辞典。三年后,我成了工农兵学员到南京上学,阿戴比我家人还高兴。我暑假回上海时,阿戴专门请我和当时也在安徽务农返家探亲的朋友维新一起,到复旦大学转了转,他意味深长地说:“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大师,就是现在进进出出的学生们,只要努力了,前程也无量啊,不像当年的我……”我不知道阿戴说这话的深意,或许阿戴当年是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只是……阿戴感喟而

不说破,而我们那时年少,还懵懂着呢。很多年以后,在网上搜索,发现阿戴的相貌与国民党某位戴姓

将军的模样就如同复制粘贴,且籍贯也相同,难怪当年有人询问其父亲的情况时,他总是回避着……

从复旦大学往回走,阿戴带我们到五角场一家据说是复旦师生常去的饭店,点了许多菜和啤酒,我们三人边吃边喝边聊,那种愉悦、畅快,至今难忘。

这也是我与阿戴喝过的最后一次酒。毕业后,我分配到安徽从事地质工作,野外作业多,与阿戴的联系就断了。1993年,我全家调回上海,首先想到的就是到阿戴家找他,几次去都没遇到。直到退休后不久,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兴冲冲地找到阿戴家,但见关门闭户,从邻居口中听到噩耗:阿戴早几年前就已辞世,其母亲也先于其辞世。

翻看阿戴曾经用过的四角号码辞典和留在我通讯录上面的地址等,他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眼前。其实不光是我,阿戴对当年我们那个圈子里的人帮助都很大。他曾费力地拦下过准备打群架的人,事后还进行开导;他还劝说我们不要去参与伤害别人的抄家、批斗等活动。在那个非常时期,我们圈子里的人没有一个犯事的,多年后,常